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一

史官

陳仁錫評纂



邊防

陝西

七月總制邊務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賊先是

敕諭總制越云賀蘭山後乃虜賊窠穴累次寇邊皆自彼而入使其居住年久熟知地方或誘引北虜大眾或招徠野也克力等夷為患不小須運謀追勦毋令滋蔓起自寧夏遣將分路發兵延綏副總

兵都指揮同知朱瑾領兵二千出南路寧夏鎮守
太監張佃總兵官都督同知李俊領兵二千出中
路副總兵都指揮使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兵
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
哨行五十餘里至花果園遇賊擊之斬首十三級
南哨至蒲草溝賊望見畜產遍野棄不顧急從沙
窩遁去七人不及斬之其一人衣甲居幙甚整意
其會也合兵追至大把都城集其衆分爲三五併
力馳突我軍下馬用鎗銃禦之賊稍却騎乘中
擊之斬十級日晡張安收兵回伏兵道傍賊

遇伏走郝善領兵截其去路復追斬八級又
柳溝兒斬三級賊西遁乃還寧夏城凡得賊
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二牛羊器仗千數是役
也安善功爲多兵部上其事擬官軍陞二級者二
人陞一級者四十七人陞署一級者七十三人給
賞者千六百三十五人

上俱從之加越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陞
張安郝善官各一級賞張佃李俊朱瑾及領兵參
將吳江督餉僉都御史張禎叔管糧僉事李端澄
銀幣有差

皇明世宗 卷七十一
九月。總制邊務左都御史王越等。上處置哈密事宜。大意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我

太宗開建之國。陝巴實故忠順王脫脫之族孫。土魯番不道。劫而殺之。致

王師遠征。今阿黑麻悔罪。陝巴來歸。若棄哈密不復。非所以率舊章。置陝巴不用。非所以用世族。臣等之愚。以爲仍置封陝巴爲忠順王。令率所部還居哈密原

賜陝巴金印冠服表裏銀絹等物。收貯肅州者

給之。其哈密夷衆所須修城器具及口糧牛具穀種之類。臣等當量濟之。又回回頭目寫亦虎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人等。或協守哈密。或互爲聲援。并小列禿等夷。素與哈密輔車相倚者。請各給賞以慰其心。更請

賜陝巴貴重服色以示殊恩。至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宜令與陝巴和親。他種頭目迭力迷失等。宜令仍居苦峪。章下兵部。會官議奏。僉請如越所言。上從之。命加賜陝巴大紅蟒衣。

命擇可往哈密賚賜者二人以聞。兵部因復言使臣

不遣爲便。以回回通事官二人應命從之。
十二年六月。致仕都督同知魯鑑陳四事。一甘肅
孤懸河外。三面皆番夷戎虜之地。雖設衛所。無險
可據。比來邊圉多事。各衛軍士消耗過半。有警未
能捍禦。或調延綏各邊人馬策應。比至賊已遁矣。
募軍之令。雖下。緣差役繁重。人不樂從。至以本衛
投報之人。遷撥別衛應役。尤拂人情。切見各衛步
操軍士。止應雜差。有警不令出戰。西寧一衛。田土
肥饒。人力頗盛。芻粟無轉輸之難。加以各處流民
分住。成業多。勢家影射。在官不得其用。乞

命官勾考各衛。原額軍數有缺。俱視近例募人補之。
衛所惟其所便。或選步操軍士領馬。或借空閒人
丁防守。其影射流民。或編管守城。或填補步操。應
募及借助之人。止在本城與近地守備。却以舊操
習熟者。從近調撥。缺兵之處。庶免徵發之勞。一甘
肅自洪武初。止設行都司衛所。屯聚重兵。且耕且
守。後因戎虜侵掠。始設鎮巡等官。於時共在一城。
事權不分。後涼州增設副總兵一員。協副二員。甘
州又增左副總兵。肅州莊浪俱改任叅將。今永昌
又增遊擊。鎮番亦增叅將。兼有分守分巡兵備等

官政出多門。各不相下。將愈多而邊事愈廢。乞量裁減。以一事權。一邊方軍士征哨正役外。有朋合馬價。自備椿頭。採辦秋青草。修置軍器。及各衛所首領官皂隸柴價之需。其他無名之征。不急之役。不可勝計。盡以歲給衣糧償補。雖有餘丁貼軍之例。所司各急其私。漫不省恤。尺籍之家。財力俱屈。正軍死亡。餘丁避匿。軍伍消耗。職此之由。乞罷無名之征。申貼軍之例。仍量給茶銀。以助買馬之用。一陝西自近年災旱相仍。民多缺食。甘肅邊患未紓。歲計之外。支費萬餘。猶爲不足。比調集延綏等

處兵馬應援。所費無算。未嘗成功。今永昌遊兵。及甘涼備禦。洮岷河三衛客兵。西寧調補莊浪官軍。本鎮與戍所。皆重支糧草。似爲浪費。乞以永昌等兵遊兵。退回各衛所操守。却以甘涼備禦客兵。及西寧調補官軍。俱徑調永昌相兼主兵防禦。庶可節邊儲而蘇民困。兵部覆奏。謂所言多可行。其流民影射。請令三丁選一丁。編管守城。有願補步操軍役者。亦聽其便。衛所首領官柴。

命布政司收貯。去任官柴薪銀。及西安等府餘糧價給之。其裁省將臣。罷遊擊兵二事。請下鎮巡等官

議處以聞從之

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等奏寧夏孤懸河西密邇虜巢所賴賀蘭山黃河爲之險阻山下隘口虜所出沒正當設兵按伏然苦於無水軍馬多在僻處就水賊入不知比得報追截賊已出境故邊民常被寇抄不敢耕牧臣聞本邊舊有古渠三道東爲漢渠中爲唐渠今見通水利可爲守禦惟西一渠逼在山下首尾三百餘里渠兩岸高峻中廣二十餘丈相傳亦漢唐舊渠古道雖存已多淤塞請發卒疏鑿成河引水下流修築東岸積土如山斬削

如墻山口要害各設營堡卽掣各軍馬沿河堡內按伏以遏賊衝保障地方令軍民耕種其稍以益邊儲請出

京帑銀三萬兩併借支靈州鹽司六年鹽課之直以給其費兵部覆奏請以來年二三八月興役從之三月先是虜大入延綏神木堡乘勝掠紫陌溝等處總兵陳瑛副總兵朱瑾鎮守太監曾敏巡撫都御史王嵩奏報不實下巡按御史驗問復不以實奏禮科都給事中甯舉請遣官卽訊之

上命召瑛瑾還遣兵科給事中艾洪刑部郎中黃暉

往會巡按御史查勘既而六科十三道交章言虜以延綏得利故敢復窺大同使稍遭挫敗豈至數舉入寇疆場駭然至此今大同王果等已正其罪請逮瑛瑾置獄并

召敏嵩還以輕重議刑得

旨俟勘至議之至是洪等還具言瑛等退避玩寇敏嵩坐視蒙蔽請治其罪乃逮瑛瑾并敏嵩下法司鞫之

六月都御史史琳奏榆林等處歲荒民貧恐軍儲不繼有誤機事戶部奉

旨會官議上事宜請以近日禮部所借各處鈔關課銀仍還戶部爲供邊之數仍開中河東弘治十六年至十八年鹽課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引并令浙江等布政司及南直隸所屬凡問過徒流雜犯死罪囚犯俱照弘治十年事例納銀贖罪其按察司折收罪人紙價及各處扣除在官祇候齋夫及均徭餘剩銀兩俱清查解部轉發榆林等處以給軍儲

上曰鈔關銀兩仍會禮部再議聞奏餘皆准行其後鈔關銀兩戶部猶執前議以請竟從之

從諫如轉
園邊事大
濟

虜入甘州靖安堡等處。虜戍卒男婦二十人。掠孳畜六百八十餘。官軍追還戍卒二人。及孳畜六百。守臣以聞。兵部請治百戶周英等四人罪。因言自弘治十一年七月以來。虜入甘州境者十八次。先後殺虜官軍人口。凡三百四十二。被掠馬畜。凡六千三百有奇。總兵官彭清前鎮守。太監劉瑯巡撫。都御史劉璋。邊務弛廢如此。請併究治。

命周英等逮問如律。清瑯璋姑宥之。使戴罪殺賊。清罰俸兩月。璋一月。

征虜大將軍總兵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都御史

史琳及監督太監苗達帥五路之師。從紅城子墩出塞。乘夜擣虜巢於河套。虜已先覺。徙家北遁。軍還斬首三級。得所授故

敕三道。駱駝五。馬四百二十六。牛六十。羊千八十。器械二千五百有奇。事聞。

命賜敕獎勵。賞賚奏事人鈔各一千貫。

閏七月。莊浪人有歸自虜中者。言虜酋孛羅王與倚巴王選兵四萬。殺馬祭天。再請小王子調兵六萬。期七月初至靈州。乘麥豆成熟。入境殺掠。仍駐營河岸。候冰凍過河。入寧夏甘涼殺掠。而興武營

又報虜賊約八百餘騎兩折墻入內地。其大眾在套者。勢甚猖獗。寧夏守臣以聞。請益兵防守靈州。環慶固原臨鞏等處。兵部議河套之虜。自三月從花馬池入。至韋州鳴沙州殺掠。凡數十次。寧夏兵少不支。喪亡人畜。不可勝紀。雖嘗斬獲賊級。虜不爲懼。近傳虜已入固原。神英之兵。七月尚未到韋州。今天雨連綿。河水泛溢。虜尚敢爾。秋高馬肥。大舉入寇。勢所必至。竊料虜欲深入。必畱兵在套。自護人畜。別選兵入臨鞏。剽掠。若不預選精兵屯駐要害。以逸待勞。則勝負未可知。乞

敕監督太監苗達等密探虜勢。先令總兵或提督一員赴固原。或韋州節制。各路兵馬。相機戰守。仍令大同宣府遊奇兵。及分延綏兵一萬。調環慶寧夏兵五千。會於韋州。待虜回至羅山西東截之。須大挫其鋒。方肯過河而退。不然。陝西用兵無時已也。從之。

寧夏總兵官郭錡。副總兵傅釗。右叅將馬隆。左叅將左方。分兵禦虜於鹽池等處。先後斬首二十級。擒二十人。獲戰馬五十九。追回所掠人口一十二。駝馬牛羊一千九百餘。鎮守太監張憫。巡撫都御

史王珣以聞。兵部言寧夏鎮官軍不及延綏三之一。鎮巡等官乃能協謀奮勇殺賊。請並給羊酒綵幣以勞之。凡陣亡陣傷官軍及前失機誤事者。并行巡按監察御史按驗以聞。都指揮王泰身先士卒。死於鋒鏑。忠勇可嘉。請令鎮巡等官致祭。仍厚卹其家。

上是之。

九月北虜小王子率衆自去冬入河套。至今年四月入境。大肆虜掠。時監督提督總兵諸臣方在寧夏。自五月初至閏七月。奏報纔三。至兵部策邊事。

急請遣使覈其事。於是令錦衣衛千戶牟斌往斌還。上疏先具列會鎮巡官訪察者。謂虜聚營花馬池。三月中時拆墻攻墩。至四月大舉。自鹽池直抵韋州固原虜掠。總兵郭鈞傳釗。延綏副總兵吳江。叅將左方馬隆等。各統兵分禦之。但糧草已乏。雖各行轉運。及招商上納。至韋州等處。恐爲賊殺掠。以去。急宜設法防護之。及疏諸將出兵之期。所統軍馬之數。并密訪數事以聞。一謂鹽池萌城。正當賊衝。諸將不久駐於此。有警乃於百里馳赴。所以人馬俱困。如七月都指揮楊琳遇賊。固原黑城兵

千餘人皆沒。八月初，虜過鹽池楊玉神英郭鈞傳
釗吳江率衆追擊，戰復不利。京營都指揮金玉又
爲所殺。鹽池驛至花馬池，道路爲之不通。今雖入
套，難必其不復來。乞選精將三四人專駐鹽池，萌
城等處。一謂諸邊倉場空虛，軍士皆採草飼馬，馬
多瘦損，蓋前之所收皆折色故也。乞自後皆收本
色爲便。一謂寧夏孤懸河外，兵將皆駐靈州，常有
賊過河奪船，乞增兵渡口守之。一謂賊數遣細人
窺伺虛實，乞於鄉村往來處密爲譏察。一謂陝西
各府運糧草於榆林，勞費不貲，民困已極。乞行有

司寬恤，免其他役。一謂傳報邊情，驛傳多以羸馬
給付，遲誤機事，宜行禁治。一謂虜在邊者多稱入
貢，時宴賞薄惡，黠虜以此藉口，固不可知。然我宴
夷人時，小人作弊，亦誠有之。宜爲區處。一謂鹽池
北邊墩牆頽敗，至揭破裙爲旗，重損軍威，貽笑虜
寇。宜急爲修制。一謂都御史史琳在榆林時，有書
生獻策曰：虜入腹裏，宜令兵截殺，否則擣老營之
虛，皆可成功。琳不能用。其總兵所過之地，皆預檄
所司辦好酒羊鹿以待。一謂虜之入寇，先以精騎
數百哨探，而後擡營以行。師律甚肅，今秋直入平

涼如蹈無人之境。恐後日尤爲可憂。宜急計慮。下兵部議。謂斌所言虜入殺掠諸事。大畧與守臣所奏相符。其言鹽池固原之敗。此則將官逗遛畏怯所致。而巡撫都御史周季麟。總兵武安侯鄭英。又匿不以聞。宜治諸將之罪。但邊事方急。請且令戴罪從事。監督總兵可降。

敕切責之。其言驛傳誤事。請逮治。經過驛遞官吏。其言將官過索酒食。宜行巡撫等處戒所屬。勿爲科斂。供應仍行朱暉。以雪恥殄賊爲念。供應宜從儉約。且輯部下需索者。餘請皆如斌議。

上曰。苗達。朱暉。史琳。已有

敕切責矣。楊玉等本當重治。姑使待罪自効。餘如議。其後御史王用紀。復以總督部下所過需索。又私賣奪獲馬。及冒他人斬虜功數事聞。

上復下兵部議之。是役也。總督以夤緣受任。才實不足。制變且兵出無紀。又多規避。遂養成虜勢。肆入蹂踐。三輔震動。平慶之民死者甚衆。時人有過虜經之地。見人髮遍野。縈冒宿草。風吹之。旋舞。莫不痛心。諸郡民苦轉輸。後數年尚未甦。而物價騰貴。其行師之費。動以萬數。帑藏亦因以虛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奏陝西西北卽是河套以延綏寧夏爲第一邊以環慶鞏固爲第二邊東南則內地也今春虜犯延綏夏犯寧夏東路直至韋州固原至秋由花馬池入固原以南平涼等處是邊城旣已不守而內地復被傷殘先所遣監督等官苗達朱暉史琳皆駐榆林寧夏總兵郭錡叅將楊玉在靈州神英在韋州李俊并各鎮叅將曹雄王戟馬隆在花馬池左方在鳴沙州副總兵魯麟在固原傅釗在石溝兒驛吳江在小鹽池遊擊趙鉉在山城驛其鹽池萌城隰寧堡正虜出入襟喉

之地乃無兵防守蓋諸將畏怯故各爲退避如此今固原殺傷官軍動以千數虜人畜動以萬計關陝搖動而都御史周季麟節制不嚴總兵鄭英統馭無方以致僨事殃民以故

廷議咸請罪苗達朱暉使立功自効先徵史琳還京更推堪總制者代之而未蒙

俞允琳之庸鄙貪黷衆所共知伏望俯從輿議速令代還

三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陳邊務十三事大畧欲以陝西韋州城添設一衛所一字澗修築城池

守水泉毒其上流。以敝虜人馬。緩科徵。取回清軍匠官。以甦民困。改神木鎮羌千戶所爲衛。添兵榆林舊城外。築保障。內積芻糧。而於樓子營增按伏之兵。取回守備內臣。以革占役軍人之弊。清軍役以實軍伍。足馬匹。以備調邊。至於各城堡內。則添置驢騾。毋令戰馬走逝。兵部覆奏。謂言多可從。而於取回內臣言尤懇切。

上曰。守備內臣。卿等再議。以聞。餘從所議。

五月。總制尚書秦紘上邊備事宜。謂禦戎之道。當以守備爲本。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

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峯臺城。此皆達賊入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此三處修完。分兵防守。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相傳。互爲應援。此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爲隨山修堡。使皆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參錯。此第二阨也。又進而南。則有固原衛。靖虜衛。平難堡。一條城。東山城。白楊城。分布守禦。此第三阨也。又進而益南。則有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賊深入腹裏之路。亦皆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各以石甃

爲墻仍各雷門以便軍民出入其門俱有鐵裹墻上各建營房分兵防護一夫守險百人難過此策四阨也夫賊路固多如此處置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皆迷人馬力疲况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夾攻者易賊欲入寇者難以此防邊似爲得策今將應修處所畫圖具奏兵部覆奏請令紘斟酌先後緩急以次用工若果無益徑自停止從之六月刑科給事中楊禱自陝西還奏邊方事宜一弭邊患謂固原舊有備禦叅將守備等官近又添設副總兵遊擊供費請令固原自爲一鎮照

廣西潯州事例總兵及太監當居固原巡撫則九月至次年二月在固原三月至八月往來陝西會城巡歷則副總兵遊擊等官不必添設而供給可省矣二實邊伍謂固原靖虜二衛軍人逃故老幼者多在伍見操者少請令雲貴兩廣湖廣四川等處逃亡軍士原籍係陝西者俱許令出首解送固原靖虜二衛補役此外復有禁軍役謹烽火恤募軍選將官革濫役數事兵部議謂言多可行但固原自爲一鎮事體重大請令鎮巡等官議處聞奏從之

七月初哈密夷人火者阿黑麻叛附土魯番。尋導賊攻陷哈密。兵部奏請密訪其家屬之在哈密者。俟其來歸重治之。至是哈密既復。阿黑麻克土魯番使臣入貢。守關者物色知之。請寘於法。兵部集廷臣議。僉謂阿黑麻之罪。固所當治。但土魯番悔過修貢。如卽執其使。恐遏其歸順之心。且聞陝巴之後。阿黑麻嘗有呵護之勞。陝巴嘗乞費以酬之。情有可原。請諭以

朝廷寬宥之意。俾改過自新。從之。

十二月。先是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請發陝西軍

民五萬於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

命御史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韋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一萬人。常駐其地。戶部員外郎徐鍵。督糧寧夏。亦請於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駐守。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副使往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近於花馬池之西。墾田萬餘頃。募人屯種。以漸徵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爲家。將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紘

議從之。仍

命絃用心計處。及時修築。免貽後患。不許虛應故事。二月。總制尚書秦絃奏。臣自到固原。凡事詢謀僉同。復折衷已意。臣見固原火烟蕭條。城池湫隘。於是增築城郭。又以小鹽池鹽立爲定價。賣之固原。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銀四五萬兩。又見固原迤北地名豫望城。騾子川。獅子川。石峽口。韋州。延袤千里。可種田土。無慮數十萬頃。但曠野近邊。人無城寨可棲。盡爲拋荒。况腹裏商民輸納貨賣。寧夏野祭露宿。餘二百里。遇賊入寇。多致

失陷。欲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周四十八丈。每堡用工二百人。騾子川等處。亦各築屯堡。募人住種。計頃徵銀。始以十萬頃爲率。每頃五石。歲可收糧五十萬石。又使糧戶鹽商往來者。遇警有所依避。計畫已定。擬於來年興工。近巡撫寧夏都御史劉憲奏。花馬池官軍。俱邊方待敵之兵。使之執役。恐人心不樂。激成意外之變。止欲依都御史王珣增築舊牆。厚二尺。高二尺。牆之內外。各掘溝塹。深濶各三尺。以爲防禦。若使此牆果能阻賊。牆盡之處。卽黃河南岸。冬

皇明世去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深河凍可以履冰踰越亦徒勞無益臣議築堡用
五千人其堡周僅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憲欲
西安等八府起夫五萬修墻寧夏延綏共三百里
墻溝三道通計九百里一人分工一尺該一百六
十二萬人以五萬人修九百里比之五十人修二
里工役孰易孰難西安等八府人民距花馬池俱
在二千里外比寧夏花馬池三百里孰遠孰近臣
嘗評三邊要害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
夏士馬雖怯懦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士
馬怯弱墩堡疎遠達賊一入卽至固原而入腹裏

故花馬池必當增築城堡墩臺韋州豫望城等處
也當增築住種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築將完惟花
馬池迤北楊柳墩紅山墩迤西二百里該築十堡
而寧夏狃於偏黨危言阻礙然工已垂成勢不可
止乞令憲總制三邊令臣巡撫寧夏督軍以成此
邊防爲便事下兵部覆奏紘所言切實事可責成
其爲此奏但懼寧夏守臣偏執不從耳宜仍行紘
督同寧夏鎮巡官公心計議如賊已渡河卽量撥
軍夫修築寧夏鎮巡等官須同心協力凡一應關
係事情當行總制衙門裁處者悉聽節制

一言息制
無之爭

上曰秦紘所陳乃備邊急務其令悉心提督修築必在處置得宜劉憲分統一方應受節制何以奏有異同其具狀以聞既而憲具疏服罪謂所治距固原道遠臣初止據都御史王珣等議作墻溝已呈總制尚書秦紘遂欲起西安夫役興事不知紘別有見故奏有異同耳

上曰憲既引罪今後務聽總制節制同心協力以濟邊務

六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璋奏哈密忠順王陝巴受中國厚恩今據番文乃有陰啓異謀搆引虜衆

侵虐隣番之意宜降

敕切責諭以

朝廷恩威或止令哈密來貢使臣歸語陝巴俾改過效順兵部議謂若降

敕切責恐夷情譎詐致損

國體但省諭使臣爲便若陝巴怙終不悛急上議處事宜奏請裁決從之

十七年閏四月總制尚書秦紘奏臣嘗督修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處邊塹六千四百餘里於靖虜金湯及打狼川諸要地益設險隘以阻寇衝又造

車給銃以備戰守。謹繪圖以上。靖虜衛指揮僉事陳善謀勇可用。請量加陞擢。委之巡視防守。爲經久之圖。

命賜敕獎諭紘。陞善署都指揮僉事。

十二月。先是哈密忠順王陝巴旣歸自土魯番。而勢力單弱。哈密人復有謀立土魯番真帖木兒爲主者。陝巴懼。復挈家出居苦峪。甘肅守臣以哈密頭目都督奄克孛刺及寫亦虎仙爲夷人所信服。令自甘肅州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之以行。傑等至哈密。阿孛刺等六人約夜聚兵劫傑等。

傑等知之。與克奄孛刺寫亦虎仙謀召阿孛刺等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甘肅守臣以聞。請

敕陝巴還居哈密。諭奄克孛刺及寫亦虎仙同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并哈刺帖札等城。兵部覆奏從之。是役也。分守肅州叅將吳鉉及兵備副使李端澄之力居多云。

弘治十八年正月。虜三萬騎圍靈州。其別騎復入自花馬池掠韋州及環縣等處。陝西鎮巡請調宣府大同延綏甘涼兵助本處官軍防禦。兵部議宣

大延綏兵項已有

旨聽調。又令叅將王戟招募延綏土兵二千截殺。但慮各鎮不能速赴。請再移文督之。若甘涼遊兵。止可戒嚴以備賊騎衝突。本部仍移文都御史楊一清。畢亨設法招諭。所在舍餘土人。各隨便利。協力禦賊。事寧放遣。仍行戶部預積芻糧以備供億。上曰。各鎮遊奇等兵。宜再行督發。隨宜策應芻糧。會戶部計處以聞。既而戶部議上得旨。邊方有警。芻糧爲急。頃歲屢有旨令爾等議處。不能先事計慮。近今奉

旨會議。又曠日乃覆。違慢之罪。姑不究。可令侍郎顧佐卽往治之。

虜陷寧夏清水營。焚抄糧料二千九百餘石。草十二萬餘束。鎮巡劾奏其事。下兵部覆議。宜下巡按御史。俟賊情稍寧。親議勘處。如事干鎮巡守備等官。一體叅奏。且賊旣得志。必將復來。宜行鎮巡等官。於積有糧草營堡。俱加意防備。有警互相應援。毋徒嬰城自守。

上曰。清水營堡要害之地。所儲芻糧不少。如何全不設備。致賊直入焚抄。邊防廢弛甚矣。其令巡按御

史閱實以聞。

二月虜圍靈州久不克。因解去。散入內地。四掠。指揮仇鉞設伏。邀其歸路。總兵李祥復督諸軍馳援。戰走之。斬首三十二級。獲戰馬六十四匹。追回被虜男女十一人。駝馬驢騾共獲三千六百九十四。事聞。

命賜敕獎勵鎮守太監葛全。總兵李祥。巡撫都御史劉憲。奏事人賞鈔一千貫。

三月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奏。固原之地。東西均有虜患。而東路無兵。西路肩背受敵。猝難東援。

乞選洮河等七衛遊兵一千五百餘人。委都指揮黃正統之。駐清平苑。以防東入之路。令固原守備都指揮苗英等專守西路。以控安惠隆德諸處。則聲勢聯絡。緩急有備。兵部覆議。

上從之。仍

命一清斟酌計處。其事體重大者。具奏以請。

四月虜自甜河水溝敗後。起營西渡。沿邊無警。陝西鎮巡以聞。兵部議。居安不可忘危。請令各鎮巡及時儲芻糧。固封守。凡利害所當興革。期在必行。如賊營已往東北。則大同宣府在所當謹。如西渡。

賀蘭山後則涼州莊浪尤所當防其榆林密邈河套尚慮餘賊潛伏防範亦不可緩。

命寧夏鎮巡用心飭備不許仍前怠忽臨期悞事。

巡撫甘肅都御史畢亨等奏哈密忠順王陝巴臣等已遣人自苦峪護送還國又諭令赤斤罕東二衛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輔翼之仍拘土魯番之幼子真帖木兒於甘州夷館養給徐議處置事聞兵部議今次鎮巡所處哈密事宜比之曩昔用力少而成功多宜降

敕獎諭從之其有功官員令查勘以聞。

正德元年正月。

命巡撫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等處邊務兼督馬政一清言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爲虜入邊門戶近因警報議調延綏遊兵土兵至此分布防禦而無一人至者蓋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牴牾故也宜

命大臣爲總制無事則常往慶陽有警則往環縣韋州諸處居中調度如虜衆出套亟行經畧花馬池一帶邊務庶有備無患全陝可安兵部集議遂以一清薦乃有是

命

九月總制陝西都御史楊一清言陝西各邊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虜入甚為環慶固原平鳳臨鞏等內郡之憂臣聞防邊莫安於守其策有四在修濬邊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四府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修邊一事財匱民勞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且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小安正可有為之日謹以經理邊方事宜條

雖猛將精兵必以及持為貴

上伏乞採擇一自延綏定營邊之石澗池迄寧夏之橫城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低薄濠塹窄淺墩堡稀疏以致虜賊攻空甚易入境一日夜直抵固原無復邀阻茲將舊牆幫築高厚濠塹挑濬深濶添設敵臺暖鋪小堡分撥官軍防守庶可緩深入之鋒以邀逃歸之路一寧夏營西至定邊營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牆可恃兼墩臺隔越勢難救援必照寧夏邊防一體修飭庶彼無間可投一花馬池東路雖有守禦千戶所之設然兵力單寡而與武營相去

已遠有警猝難救援宜將花馬池守禦所改設寧夏後衛興武營添設守禦所卽以選定招募土兵更調入伍食糧操備安插已定然後擇其驍銳給馬騎征附近田地任其耕種五年之後量徵子粒以助邊儲一靈州乃要害重地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近所司不恤科差重繁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公差騷擾軍民患之宜將靈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所徑屬陝西都司土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環慶兵備改作整飭靈慶靈州等處兵備迤西地方俱聽提調常

駐靈州練兵理刑撫夷革弊仍聽寧夏巡撫制之則體統立而人心安矣一韋州乃虜寇出沒之所兵備廢弛不任保障况近螺山慶府墳塋在焉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而慶恭王墳近被開掘深可痛慮今議增軍守之宜於寧夏中護衛挑選千人委官總領屯駐韋州與羣牧千戶所官軍操備防禦既可護衛王墳又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北西抵黑營遠關邊防頗疎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又查黃河東岸原設邊牆溝塹并墩臺三十六座與河西黑山相對逃年屯兵

阻過過河虜騎最爲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不守。賊遂深入無忌。今宜修復。然東西工役并興，恐民不堪。宜行令寧夏守臣暫且修補，撥軍守瞭。候各工完備，悉照各邊修理。下兵部議。宜次第舉行。十二月，陞綏德衛指揮同知藍海爲署都指揮僉事。統領延綏土民操練聽調。初，延綏招募之兵幾二萬，叅將王戟嘗選領二千聽調殺賊。戟罷，以署都指揮傅釗領之。及釗卒，延綏鎮巡等官欲停革勿推，而散遣諸兵於各營堡。總制都御史楊一清謂此兵之設，東可應援大同，西可防禦寧夏。延綏

守臣之欲散遣者，以其徒應別鎮而無益。延綏故也。今宜再加選補，通爲三千人。擇官總統領操練。且薦海知兵善戰，人素信服，堪以委用。乃有是

命。

二年四月，總制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奏。頃因建議奉

敕修築邊牆，挑濬濠塹，自寧夏橫城起至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澗池寧靜墩界止。邊牆三百餘里，連濠塹六百餘里。原擬人夫九萬餘名。若一併起工，則督視不周。將應起人夫分爲二班，布政司支銀八

萬運貯慶陽府糴糧以備食用。頃因西安平涼一帶久旱暫停。二月以來時雨連降。又令寧夏鎮巡等官起取本鎮平涼固原一帶軍民興工修築。查得西安等府及各衛所護衛羣牧等應起軍民共八萬名。比之原擬十去其一。每班各赴工三月。每夫日給口糧一升五合。仍令戶內助路費銀二兩。每十夫共備車一輛。裝載煤炒器具。每二夫出席一片。椽一根。到彼列車爲營。覆以椽席。用蔽風雨。其漢中府衛棧道之外地方。既不徵夫。量徵夫價。運送工所。買辦蔬肉。月犒二次。茶馬項下官銀。動

支一二百兩。置買藥餌。選取醫生。以備醫療。自延綏寧塞營起。至定邊營止。共該添造墩臺一百四十二座。興築鎗削邊牆濠塹。共三萬七千二百六十丈五尺。合用撥木。已於雪山採辦。共三十餘萬。俱運至修邊處所。牆完。卽令修建營房。煖鋪。其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邊牆濠塹。待前項大工就緒之後。地方無事。本鎮軍夫次第修理。又慮蘭山後之賊。知我修邊。或來見擾。令寧夏延綏各摘官軍數千。於牆之內外架梁防護。巡邏策應。古帝王制馭夷虜。皆以險固城池爲務。今花馬池一帶邊

備疎畧。地里平漫。大虜每從此拆墻。深入搶掠。自靈州直抵固原平涼。不得耕牧。生理蕭條。今興工之初。動勞軍民。難保無怨。若憚勞恤怨。不趁時整理。則虜狃於輕犯。平慶臨鞏固原靖虜等處。日遭搶掠。西安鳳翔等府。雖賊難猝到。而徵調轉輸。戶皆破蕩。若邊墻完固。則邊人安業。而畜牧無驚。內地罷輸。而賠納可免。每班軍民。用工不過百日之勞。而內地可享百年之利矣。

六月。楊一清奏。花馬池一帶墻濠墩臺。已於今年二月興工修築。但臣近以養病歸。各鎮巡撫與謀。

不宜聽其
以病歸此
失算也

者。又以遷去。恐後人苟簡。事難經久。又慮成功之後。不能設法防守。欲責成新任。各巡撫并鎮守。如初擬乘時修理。務期成功。遇冬分兵慎守。以絕虜患。事下兵部言。一清身任總制。特建前議。將為永逸之圖。今已興工。其糴買口糧。已費官帑銀十餘萬。又取以戶役銀十六萬。以至犒勞藥餌之需。撥木採運之勞。皆其計慮所及。一旦付之新任。及別用未諳世務者。則人為異同。財用徒耗。邊方保障之功。一隳再難就緒矣。臣等愚見。須專以諳練大臣一人。往督各鎮。巡乘時修舉。務期經久。仍規畫。

方畧部署官兵慎固封守庶垂成之功不廢而防邊之計可久會推兵部左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鼎曹元以請得

旨官不必差修邊役始寢之所餘未用錢糧令巡撫等官覈實送京

三年三月招撫肅州叛番且卜苦等居沙州等城先是番族互相仇殺其部下刺麻朶兒只草綽兒吉等先後叛去擾吾邊境蔓引日張累諭不從至是甘肅鎮巡牙寬等遣撫夷百戶董傑往諭撫之會刺麻朶兒只綽兒吉等皆死其弟姪男且卜苦

帖木奇等聽招傑隨輕重以所賞布帛羊酒等物犒之不足至捐私藏以助其費又爲補修阿丹舊城廣沙州城各令居之奏至兵部以傑功可嘉陞傑二級寬俸一級仍

璽書獎勵之

六月先是哈密忠順王卒無嗣土魯番酋長速壇阿力據其城尋死弟速壇阿力黑麻立

朝廷令忠順王甥都督罕慎守哈密爲速壇阿力黑麻所殺復求忠順王之裔陝巴立之速壇阿力黑麻又拘之及興師征勦遷其貢使於遠方速壇阿

力黑麻乃送陝巴歸哈密。陝巴嗜酒陪尅。衆心不服。頭目阿孛刺等構於速壇阿黑麻。幼子真帖木兒爲王。走沙州。立速壇阿黑麻。幼子真帖木兒爲王。

朝廷遣人往諭。仍令陝巴復國。阿孛刺不聽。都督奄克孛刺同使人誅之。陝巴始歸。

朝廷命送真帖木兒回土魯番時。其父已死。其兄速壇滿速兒立。兄弟讐殺。真帖木兒求依都督奄克孛刺。使人慮陝巴忌之。取人居於甘州。正德元年。陝巴卒。子速壇拜牙卽襲爵。速壇滿速兒乃通和哈密。且遣使人入貢。求其弟子真帖木兒。甘肅巡

撫總兵奏言。畱之則彼得爲之辭。復讐哈密。不若因其納貢來請而與之。乞給真帖木兒衣服靴帽綵段。及原來夷使。亦量給遣還。仍請

敕諭本番。令其歸化從新。又言土魯番求綵段三百於哈密。忠順王無以應之。使都督奄克孛刺至甘州。陳乞亦當量爲給濟。以慰其心事。下兵部議。土魯番侵虐哈密。欺奪王母。奪其土地。傷罕慎。逐陝巴。稔惡旣久。天厭之。今見速壇拜牙卽旣有哈密。又得我

中國扞蔽。聲勢漸張。顧乃卑辭求貢。以請真帖木兒

爲名其真帖木兒羈畱我郊。正得古人質其所親
愛之意。未可卽發。宜移文該鎮守臣。再行議處。須
仍要其定約。敦忠信。保疆域。善睦鄰邦。共圖永久。
然後降。

敕開諭其真帖木兒。雖被羈畱。館穀豐厚。始以孱弱
入。今以強壯出。亦是。

朝廷懷柔之意。守臣盍先以此訊彼情。欸得其肯綮。
具實奏請。其乞綵段。亦合查處。疏入得。

旨。命鎮巡審度議處。務求至當。奏來處分。速壇滿速
兒奄克孛刺。令該鎮官量加賞勞。

十二月。哈密衛忠順王速壇拜牙卽等。以所部爲
速壇阿力王殺奪窮困。遣使請糧。戶部覆奏。夷情
不可盡信。宜移文甘肅鎮巡覈實。乃發傍近倉糧
給之。

上以遠夷果被讐殺。亦當務恤。

命給糧五百石。毋令失所。

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卽請釋弘治初編管廣西
夷人克伯赤等九人。聽回衛。甘肅守臣言。克伯赤
叛其本主。而附土魯番。引兵破哈密城池。致厘大
將遠征。始克平定。

朝廷安置嶺表。已從輕貸。今速壇拜牙卽年幼無知。爲其下所使。故有此請。徇之復啓亂階。兵部議從其言。請

敕速壇拜牙。卽及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諭以叛逆難釋之義。報可。

十二月。虜酋亦孛來部衆入套。駐牧乘隙屢寇邊境。總兵馬昂統領官軍與戰木瓜山等處。斬獲賊首三百五十六顆。生擒男女九人。奪獲戰馬二百一十匹。駱駝二十四。獲牛羊四百一十五。獲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昂與鎮守太

監劉係巡撫都御史黃珂各以捷聞得

旨係等寫

敕獎勵所遣齎捷者各陞一級賞紵絲衣一襲新鈔千貫

六年七月。甘肅守臣會奏土魯番速壇阿黑麻之子真帖木兒羈畱已久宜厚其宴賞轉令哈密送回以杜後患兵部會議謂真帖木兒父死兄存其去畱亦不足係虜情之向昔不若縱之仍

敕其兄速壇滿速兒及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卽令修政睦鄰永通職貢從之。

甘肅巡撫都御史張翼總兵王勛奏虜入寇都指揮張鵬傳德與戰於新河北山坡斬首一百八十六級張翼王勛復奏虜寇涼州督副總兵蘇泰遊擊將軍吳英等禦之於姚家寨斬首二百四十七級

詔以翼勛累有戰功翼陞俸一級勛賞大紅貯絲蟒龍衣一襲泰英飛魚衣一襲各

賜敕獎勵奏捷人陞賞如例有功及陣亡官軍御史勘明以聞

虜酋亦卜刺阿爾禿斯與小王子讐殺率眾散處

莊涼境外屢入寇盜分守涼州副總兵蘇泰與戰於大河灘先後斬獲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奪獲馬匹器械捷聞

詔賜敕獎勵

三月

賜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即母脫速壇衣帽等物從其請也

七月甘肅守臣奏往者虜酋阿爾禿斯亦卜刺東寇山永西侵來川今復入山丹甘州寇掠轉甚乞發銀布及本色糧料以備軍餉戶部議覆陝西一

省錢糧。額給三邊軍餉。此外又有年例銀十三萬。項鎮巡等官數請發。

內帑。三年之間。輸運已一百七十餘萬。關中鹽又三百六萬七千五百餘引矣。而告乏益急。不知存留百萬之儲。委之何地。今歲年例銀已輸運。宜令總制分給各鎮。及時糴買糧草。與先次鹽糧相兼接濟。仍移文巡撫管糧等官。督催該年派徵稅糧。及積欠以備邊儲。從之。

八月阿爾禿斯寇永昌急。虜酋亦卜剌因遣人至肅州。求速刺討來之地居住。又欲以女婚哈密都

何不嚴核
僅以一疏
了事

督奄克孛刺守臣厚勞之。遣歸。兵部言虜情叵測。請令總制都御史張泰馳赴甘肅。會鎮巡總兵議處。從之。

八年五月。虜酋亦卜剌次於討來川。遣使阿卜都等至肅州。乞賜蟒衣錦絹。復遣把巴反等速之。仍乞邊地駐牧。修貢。且稱與哈密都督奄克孛刺和親。辭多不遜。都御史張翼犒遣其使。以幣帛與之。諭使効順。移營荒野。虜遂西入烏思藏屯。據事聞。兵部議亦卜剌竄伏邊陲。苟延性命。乃敢陰懷譎詐。非分妄求。鎮巡等官畧無制禦。以利羈之。是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侮也。宜令總制都御史張泰等審計預防。諭以利
害。若入境侵犯。則相機勦殺。從之。

十二月。哈密都督奄克孛刺等。告其國忠順王速
壇拜牙。即不道。累為土魯番速壇滿速兒領兵侵
侮。先年奉

敕令都督寫亦虎仙送其弟真帖木兒。亦被羈留。今
速壇拜牙。即欲從土魯番。恐貽地方之患。甘肅守
臣以聞。且言夷情難測。已留奄克孛刺暫寓肅州。
移文戒諭忠順王。令與奄克孛刺等協和行事。仍
備布幣賚賞。訪二國有無結構情狀。及寫亦虎仙

久不回國之故。兵部議覆行鎮巡等候緝訪。至日
上報有應處事宜再請。

上是之。

九年四月。吏部尚書楊一清言。甘肅虜情最急。邊
備最弛。為將者必得地利。素知人心。素附庶。緩急
可倚。如副總兵徐謙。山丹衛指揮武振。最宜用之。
此地今謙往四川。用違其才。振尚閒散。才而不用。
且戰將之與守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禦番。為用
亦異。西寧控制西番。藩屏隴右。撫禦安輯。全在得
人。張之廉勤鎮靜。練事知兵。足以辦此。若西寧守

此公可謂
知兵

備都指揮杭雄其才可充遊擊而局於封疆未能大有建立乞拔擢調用下兵部議以謙調甘肅振守備西寧其甘肅總兵金輔本遼東將處非其地宜暫取回京雄令還陝西都司候缺別用詔謙輔各仍舊任振雄如議

五月土魯番據哈密

敕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量調延綏寧夏固原官軍駐甘肅禦之哈密卽古伊州乃西域諸國入貢之路永樂間封元遺派脫脫爲忠順王賜以金印傳至王孛羅帖木兒無嗣母爲守國成化間土魯番

速壇阿力王乘其微弱奪金印去阿力死守臣復哈密城令忠順王外孫都督罕慎攝守尋襲王爵阿力子速壇阿黑麻殺之弘治中立忠順王孫陝巴復爲阿黑麻所虜乃興兵討罪閉關絕貢阿黑麻懼歸陝巴陝巴嗜酒國內不治屬夷阿孛刺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侵之陝巴出走守臣定其亂乃羈真帖木兒於甘州立陝巴子速壇拜牙卽爲王正德六年

賜賚真帖木兒歸於土魯番由是真帖木兒之兄速壇滿速兒誘速壇拜牙卽匿之他所復奪城印使

頭目火者他只丁守其國。蓋首尾爲患者四十餘年。而他只丁者復要求賜與。狂悖益甚。總制陝西都御史鄧章奏其事請命重臣經畧。故以

命澤各鎮巡等官俱聽節制。仍

敕哈密隣近赤斤蒙古等諸夷衛互相應援。併力防守。有功之日。一體陞賞。

七月虜酋阿爾禿斯亦卜刺等自正德五年以來避小王子引衆至涼州永昌山丹甘州及高臺鎮夷肅州聯絡住牧。時巡撫都御史張翼鎮守太監

報功疏可
爲殷鑒

宋彬總兵官王勛衛勇分守太監張昭不能制虜漸深入。攻破堡寨五十三。殺掠官軍并居民一千二百有奇。孳畜器械糧餉亡失以數萬計。翼彬等皆隱匿不奏。間襲取虜老弱殘病。及爲小王子所敗亡者。斷其首。冒爲首功。凡一千九百餘。其所斬獲實不及二百。前後以捷奏者十一次。每奏輒

賜。敕。犒。勵。至。增。翼。俸。

賜。勛。蟒。衣。加。彬。祿。米。而。賊。益。猖。獗。甘。肅。苦。之。巡。按。御。史。成。文。紀。驗。功。次。因。奏。翼。彬。勛。欺。蔽。及。都。指。揮。趙。承。序。芮。寧。張。鵬。等。冒。濫。之。罪。翼。等。憾。之。會。僉。事。張。

璉亦與翼評奏翼疑文主之及與彬勛撫奏文事
因辯其驗功之枉時給事中邵錫刑部郎中閔槐
錦衣衛千戶周衷勘事陝西并令按之具得其情
還報

內批各官乘機冒功釀成邊患固有罪但前已有
旨發遣其勿復究蓋翼等有內援故不俟勘報豫皆
宥之

總制右都御史彭澤奏陝西荒饑民流徙而徵調
督運者如故恐關陝之患不在邊夷而在饑民也
請令總制都御史鄧璋賑濟平涼之東督餉侍郎

以救饑爲
先務可徵
將畧

馮清賑濟平涼之西都御史王憲駐漢中等處以
安撫流民而別選才望巡撫陝西以代陳壽戶部
議覆

詔璋清兼理賑濟憲撫流民壽仍舊巡撫

十一月虜入花馬池掠牧放官馬五百三十二匹
叅將尹清追之兵出百餘里至方山與虜戰中流
矢死陝西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

詔以失事情重亟令巡按御史查勘

十年正月總制陝西右都御史鄧璋奏榆林爲西
北重鎮虜寇不時侵入邊墻年久傾圮清平堡大

澗墩至中沙墩二十四里。定邊營新安四墩至甘
草甸二墩二十七里。請及時修築以防虜騎。鎮城
南關人烟輳集。宜築外城以衛居民。兵部覆奏從
之。

閏四月。總督甘肅左都御史彭澤陳言邊務十二
事。一甘肅各衛所軍缺。宜將冬操抽丁召募馬步
戶土漢舍餘。選補原額。一山丹永昌守備官。宜屬
協守副總兵。鎮番守備。宜屬分守涼州副總兵。西
寧紅城子守備。宜屬莊浪左叅將提調。一舊例罕
東赤斤等衛和市鎮守官。陳兵防護。然後交易。且

戒諭酋長治犯禁者罪。哈密等衛進貢遣人伴送
至京師。則有通事序班管送出境。故無他患。今皆
不然。請復之。仍歲致罕東赤斤等衛夷酋於甘州
鎮城。申明戒飭。治其爭訟。一扒里扒沙煖泉等衛。
乃虜入甘肅必經之路。請如舊撥軍防禦。一自莊
浪之紅城子接甘肅垣塹傾壞。故虜得肆搶掠。邊
人愈困。請及時修之。近邊可耕牧者。募民併力修
築。仍撥軍防守。一甘肅軍伍既缺。而逃徙日衆。無
譏察故也。宜於古浪西寧河州暨甘肅經行之處。
各添設巡簡司。一甘肅馬缺。宜開納馬例。量撥兩

淮官鹽。或陝西官茶各十萬引。招商上納。及本鎮總旗幼官免赴京試驗。行都司所屬吏典一考者免送考聽缺。戶部近議行承差吏農等項納銀例。及本邊一應贖罪銀。俱許改納馬。一甘涼莊永等衛備禦官軍赴班者。百無一二。宜申嚴脫班之法。千總等官。有詐病買閒者。照例發廣西差操。子孫襲替亦如之。一甘州左衛等官。緣事者二百餘人。待報踰時。缺人任事。宜卽發遣。且甘肅極邊武職有犯。宜照雲貴武職土官例。笞杖者徑自逮問。罪至徒者。亦聽巡撫便宜懲治。一甘肅一路驛遞廢

墜。諸夷進貢。及傳報軍情。往往遲阻。乞將附近衛所鎮軍補驛遞逃亡站軍之數。凡口糧地土應得者。查給其潛住及投充別役者。俱究問發回補役。附近軍餘。并遠年客商。願投者聽。兵部覆議。冬操等軍丁。不必改爲正軍。多費糧賞。和市舊規可稽。申明戒飭。治其爭訟。似非不治夷狄之道。修復城堡。誠防邊至計。但歲凶民困。宜令鎮巡等官酌處甘肅之路。恐非巡司所能制遏。宜令西寧兵備臨洮管糧官嚴加譏察。餘如澤議。

詔可

改寧夏副總兵趙文于陝西以副總兵周誠代之
總督都御史彭澤奏亦卜刺殘寇已離巴禾川往
烏思藏慮其復寇洮岷歸德河州等處宜置守將
且薦文謀勇熟知地利請改駐陝西兵部議可且
謂誠已充陝西副總兵若復增設似涉冗官遂調
誠居寧夏

九月北虜寇隴州亦卜刺復寇洮岷

命右都督張洪充總兵官提督陝西諸路軍務領京
營兵五百名以行洪以兵少請調宣府左叅將宋
贊兵三千遼東千總葛蔓楊春等兵二千并選總

懦將無能
輒調京兵
宜大護身
後遂為例
然未有不
敗者

兵韓璽兵一千以助征討又言遼東繫獄將官馬
驃等三十餘人勇銳敢戰乞貫其罪令為前鋒自
効下兵部詳議以洪生長遼東練習邊事宜如其
請贊蔓各提兵三千并驃等俱聽洪調度陝西先
調宣府余震遊兵三千亦聽洪進止璽兵駐近關
口緩急赴援

詔太監張忠監督軍務領贊兵由北路洪領所部及
驃等由南路會總制都御史調度各路軍馬殺賊
以靖地方蔓等兵不必動都給事中安金等言延
寧甘陝兵可十萬素稱勇勁不必復出禁軍而借

不易之言

外兵。又河南見雷秋班官軍萬人於彼亦足調度。若徵兵如洪奏。往返動以旬月。又遠赴數千里外。遲回道路。虜已過河矣。况三屯營山海關兵馬。俱以應援薊州。密邇京師。備亦不可輕撤。得旨。此事已有處分矣。

十一月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卽爲奄克孛刺乞陞左都督。且敘其殺死姦夷。保守國土之功。兵部覆請得

旨。奄克孛刺旣堅守臣節。爲國籓籬。准陞左都督。

十一年三月。兵部尚書王瓊奏都御史彭澤李昆

前爲哈密城印俱以獻還。火者他只丁亦取回。土番及譯寫亦虎仙帖文。則謂此歸金印。而他只丁尚據城以要重贖。又言速壇滿速兒謀欲犯邊。爲所勸阻。遣使入貢。宜行甘肅鎮巡嚴兵防守。俟原遣官通及寫亦虎仙到日。譯審獻城。及撫還速壇拜牙卽與否議處。以聞。其入貢使人。加意撫勞。仍嚴出入以備之報可。

五月。土魯番歸哈密城。火者他只丁旣得重賂。乃去哈密以城歸我。而速壇拜牙卽尚留阿速城。速壇滿速兒之弟把巴歹所。都御史彭澤前奏增賞

物以懷來之。而夷變詐嗜利無厭。卒不得其要領。巡按御史馮時雍亦奏回夷貪狡反覆。非厚惠可懷。宜閉關絕其朝貢。至是巡撫都御史李昆等奏速壇滿速兒言速壇拜牙即所為不順。且交鬪其兄弟。不可復位。即還哈密。人心已失。難保無變。乞下廷臣議別立安定。故王千奔後裔。如必欲仍取速壇拜牙即乞降。

敕宣諭速壇滿速兒兄弟并他只丁。仍各厚

賜繒帛。異其懷惠。效順事下兵部集議。經畧西番已踰三年。而速壇拜牙即竟無還期。宜興師絕貢。不

可遂其要求。損我威重。但城印既歸。國體具在。宜從昆等言降。

敕二道。一切責速壇滿速兒忘背

國恩。仍聽他只丁之言。要求無厭。仍量加

賞賜。令其改過。與把巴歹送速壇拜牙即來歸。所得

賞物亦量分把巴歹。以示協和之意。一宣諭把巴歹。母終執逆。以貽後悔。如番酋輸誠聽命。令襲封如故。狂悖不從。則閉關絕之。嚴為之備。

詔如議。

十二年正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復據哈密寇肅

州遊擊將軍芮寧率衆出禦敗沒。先是夷人僑居肅州者。若阿刺思罕兒失拜烟客之屬。多土番姻黨。而寫亦虎仙尤桀黠。名雖內屬。實與速壇滿速兒交通爲之耳目。凡土番之羈速壇拜牙郎。及據城奪印。以要重賂。皆出其謀。至是以事忤速壇。滿速兒將殺之。及求火者。它只丁爲之解。許賂幣千五百疋。期至貴州界之。且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乃遣寫亦虎仙及其婿馬黑木入貢。以覘虛實。因徵其賄。守臣以隨貢頭目火者散者兒爲火兒。他只丁弟。懼其爲變。乃併其黨虎都寫

亦羈之。甘州而都寫亦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火者他只丁遂復誘奪哈密城。速壇滿速兒移去之。分兵脅據沙州。糾衆入寇。至土兒坨寧與叅將蔣存禮都指揮黃榮王琮各率所部禦之。寧先進至沙子坨。遇賊。賊以大兵圍寧。而分兵綴存禮等。令不得合。寧勢孤。援絕。遂爲所敗。死焉。一軍皆沒。凡七百人。賊旣敗我軍。又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駝馬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貽阿刺思罕兒寫亦虎仙等書。約舉火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執阿刺思罕兒等。并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

皇明世宗 卷十一
等防守鑑故緩之。令與其黨通。欲伺隙而逸。時初聞寧敗。城中恟懼。及賊薄城。軍士皆出戰。衆夷果欲爲變。九疇備嚴。不得發。乃戮鑑等數人以詢。并繫通謀者二百餘人。賊久駐無援。恐謀泄爲我所乘。遂遁去。守臣上其事。且言先後入貢夷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按御史王光亦劾諸將失律罪。及鎮守太監許卜宜。總兵官史鏞。都御史李昆。兵部議覆得

旨。宣鏞昆降

敕切責。存禮等。俱戴罪自効。仍令舉文武大臣有才畧者。往經畧之。

二月

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陝西等處三邊軍務。鎮守寧夏右都督郤永充總兵官。時甘肅告急。

廷議舉文武大臣有才畧者以名。上遂有是命。尋傳

旨以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孔學監管神鎗。兵部尚書王瓊奏速壇滿速兒譯以許段疋爲詞。語多狂悖。請查究輕許失信之人。軍中事宜聽提督太監張永等從長議處。勿執原議。

詔是之。

四月，甘肅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刺等敗土魯番於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瓦剌相攻，遺書求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且請罷兵。於是都御史彭澤、太監張永等皆止不遣。總兵郤永已先發，令暫住甘州近地，俟事寧乃還。

七月初，土魯番酋速壇滿速兒謀攻肅州，不克，多掠漢人以歸。至是，遣使請和，守臣羈其使一人，而遣同使者回諭，令送哈密王回國。及還，所掠乃爲轉奏。旣而還，所掠僅六人。復遣使與撒馬兒罕等

如鏡如刀

所遣使同入貢，因請釋先拘使人撒朶恰等。詞甚崛強，誇大而哈密王竟不出兵。備副使陳九疇議：仍阻回，以須哈密王之出，且盡還所掠，乃與之和。又謂彼兄弟分國，勢不能掃境以來，度所糾集不過二萬餘人，器械甲馬又非旬日可具。夷俗素乏倉廩，必多征斂，是兵未舉而先坐困矣。今瓜州番人懲前，抄掠盡徙內地。秋冬之交，田疇已獲，彼攻城不克，掠埜無資，勢必自潰。我乘其弊，破之必矣。巡撫都御史李昆不可，謂哈密王不能自立，逃奔他國，比之王母陝巴被執者不同，宜仍令使人回

論許其悔過納款。盡歸我俘。我亦歸其無罪之人。因具上其事。且言今所遣使及撒馬兒罕諸夷之使。應否起送入京。并所請拘留朶撒哈等。應否釋還。均乞裁處。事下兵部。尚書王瓊復奏。土魯番先所遣使。既以犯肅州之故。拘留候訊。今所遣使并諸夷之使。亦宜暫羈肅州。俟朶撒哈等獄成。別議奏請。仍令提督都御史鄧璋。察可以權守哈密之人。及議奄克孛刺。應否襲爵。諸事宜以聞。從之。十一月。巡按陝西御史樊祖奏。入秋以來。虜犯蘭州。渭源。狄道等處。大肆殺掠。死者骸骨被野。卽

今自榆林。寧夏兩界。固原中路。以至臨鞏。虜所屯聚。不下二千餘里。切惟陝西。當榆林。寧夏。甘肅三邊。而西海一帶。又有亦卜刺一種。是四邊矣。東西河朔。相距遼濶。不時有警。凡遇調度。應援必待奏請。猾虜出沒。勢若風雨。往往愆期。弗克有濟。今虜深入。兼值河凍。未有還期。又聞亦卜刺一種。已漸徙而東。恐兩地交通。南北攻擾。况

鑿輿在邊。可不深慮。訪之父老云。往年虜犯平涼。以有固原總制。故得飛調甘肅。延綏兵馬會戰。虜懼而還。請暫命大臣一員。授以節鉞。駐於固原。提督

三邊控制諸路。處置錢糧。分布軍馬。以安人心。俟事寧取回。庶得權宜制變之道。不報。

十四年二月。哈密夷人拜言。土骨思等。自土魯番逃歸。頗知哈密頭目哈卽哈辛。交通土魯番事。哈卽等懼其漏言。遂嚴加禁錮。至是復逃歸。肅州言其狀。且謂速壇滿速兒。遣人於牙幹成。取回忠順王。尋止之。仍厲兵秣馬。欲報仇於沙州。而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等。俱畱其家於哈密。其肅守臣謂。前日請和之情。不足深信。遂嚴兵以待。具以事聞。兵部議。先是以達土魯番。哈密夷使於法司。鞫問宜。

俟獄成議處從之。

嘉靖元年正月。甘州五衛軍大亂。殺都御史許銘。焚其屍。總兵李隆。鎮守太監董文忠。以聞。兵部覆議。言銘之死。一則執法太過。失士卒心。一則總鎮官員忌銘威嚴。乘機嫁禍。然銘死雖酷。不失為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兇謀。一旦有急。乃揚言勸諭。不聽。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卽不與謀。宜受偷生。避事之罰。及副總兵李義等官。皆首鼠畏縮。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法當併論。得。

旨。西事未寧。隆文忠姑降。

得人

敕切責義等仍容戴罪領職其倡亂謀惡巡按御史
驗實擬罪以聞餘脇從勿問許銘官爲收殮贈右
都御史給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家屬使使衛
還鄉尋陞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爲都察院僉都御
史代銘然銘之死實李隆以私恨嗾部卒殺之銘
死而隆等揭報兵部稱銘酷尅激變軍士
朝廷尚未驗死故故部覆如此

巡撫寧夏都御史王時中條上邊備二事其一謂
寧夏河東沿邊一帶近來添築橫城紅山兒毛卜
刺柳楊安定五堡惟橫城安定有常戍之兵其餘

遞出遞入虛弱不支請如延綏城堡例擇官添戍
增築營房以備三邊遊兵出哨駐劄其一謂靈州
鹽課司大小二池原額新舊鹽課共五萬九千三
百三十七引先年延寧二鎮更番召商中馬計直
掣鹽公私兩便頃乃困抑商人使俱詣陝西布政
司納銀候引民旣重勞官復展轉借用不佐邊方
之急自今先令甘肅延綏寧夏三鎮得自領鹽課
率三載一更鹽商開中或馬或銀徑於本鎮收貯
類行該部給引掣放兵部覆議時中言大率可行
但鹽課三年輪管事體未便當令環靈兵備督同

原管鹽場官。從公召商中馬。以次分派三鎮。先其
肅。次延綏。又次寧夏。仍以西寧洮河茶場所易馬
匹。相兼兌用。自後有那移借用及開納價銀者罪
之得。

旨如議行。

二年閏四月海西亦卜刺與套虜出沒甘涼等處。
饑道阻絕。陝西撫按官陳九疇劉翀上疏言狀。

上命總制侍郎李鉞暫畱甘肅督同鎮巡等官調集
兵糧相機戰守。其延寧二鎮遊奇兵馬及甘涼備
禦官軍悉聽調發。仍令副總兵魯經并力禦寇。

五月初哈密都督寫亦虎仙伏誅。其子米兒馬黑
麻。壻米者馬黑木。姪壻米兒馬黑麻。以同逆俱下
吏鞫問。至是撫按上其狀。

命斬於市。子女沒入。安置如法。

時虜酋亦卜刺住牧西海。數入寇甘涼山永等處。
先是甘肅巡撫陳九疇奏請按三年宣城衛穎等
剿番事例三路進兵。征之。當用騎卒二萬。餉銀十
二萬。該鎮總兵徐謙奏稱甘肅兵弱。舊有蘭河等
衛戍兵九千。近以河東多事。仍畱原衛防守。而本
鎮所選遊兵二千。亦調河東未歸。請

敕總制侍郎李鉞遣歸所調遊兵。盡發舊額戍兵。仍令延寧二鎮各選精兵三千。期春初俱集蘭州莊浪聽調。併發甘肅各城主兵。合爲二萬。候春深分道進攻。

詔下李鉞詳定以聞。至是鉞言。二臣所議處置兵食便宜。臣已次第舉行。但此虜自今年正月以來。糾合岷洮過河之衆。直犯鎮城。而莊浪境外。虜賊又各占水頭住牧。若專事遠畧。不復內顧。恐西海之賊。未能遽除。而北虜乘虛窺伺。邀我歸路。將腹背受敵矣。今九疇所奏糧料等銀。若仰給戶部。其勢

不可應卒。宜將各鎮未派見存及臣原奏帶銀內。量與十萬支用。厲兵秣馬。伺賊入犯。相機剿殺。若河凍之後。賊仍南北住牧。鎮巡官自度。可以一戰破虜。具以上白。待報舉行。兵部覆議。以鉞言爲是。但甘肅去京遼遠。必待奏報。恐失事機。今兵食處分既定。自宜及時出境。剿殺。先發後聞。錢糧或缺。聽將各鎮見在者支用。奏行戶部補給。

上曰。然。用兵事宜。仍令鎮巡等官審度賊勢。相機善動。務求萬全。

三年九月。回酋達壇滿速兒等二萬騎入邊。圍肅

州城鎮巡告急。兵部請遣陝西延寧及莊浪四路遊騎官軍各三千。馳赴肅州。聽都御史陳九疇節制。巡按御史隨軍紀功。又以諸路客兵不相統。一請慎選大臣總制。武官提督。戶部亟發官銀二十萬給之。

上悉從部議。

命遣太監一人提督。亟推堪任者以聞。已而部推原任兵部尚書彭澤。

上特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軍務。署都督僉事杭雄充總兵官。提督軍務。促令

速往。

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土魯頻年進貢。世受國恩。往據哈密以叛。都督縝謙侍郎張海閉關絕其貢使。諸夷無所得怨。其酋長速壇阿黑麻旋自悔禍。哈密復爲我有。又真帖木兒以迫逐陝巴之故。鎮巡官誘致甘州。羈養數年。生還鄉里。感朝廷德惠。且與甘肅居人往來頗久。牽制舊好。二酋者一則貪我之利。一則懷我之恩。縱鼠竊所不無。然未有糾衆深入。困城堡。追撫臣。如今日者也。且達賊亦卜刺阿爾禿斯竄伏西海。尤號兇黠。

與土魯番二酋先世新族使烏合而來。甘肅二鎮可爲寒心。此乃重大邊情。彼中宜不時傳報。以便廟堂措畫。今自都御史陳九疇疏報後。已四十餘日。不聞音耗。恐諸賊分據要害。道梗不通。或鎮巡等官措置乖方。威信不立。故觀望蒙蔽。遷延不報。宜

敕兵部遣人馳諭平涼安會蘭州及河西紅城子古浪諸處。俱令偵探飛報。仍行巡按甘肅御史躬詣河西。察訪機宜。以聞。尚書金獻民本兵重臣。雖不當久任邊事。然暫借其威望。以節制諸臣。鎮撫夷虜。亦計之得者。兵部覆如所請。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金獻民等言。九月十九日。總兵姜夷勒所部左副總兵趙鎮等。與回賊戰於甘州鎮城西南。張欽堡敗之。賊從山丹遁。十一月十八日。西海達賊八千騎犯涼州。夷遂率遊擊將軍周倫等襲賊苦水墩。大敗之。都指揮張錦戰死。所斬獲回達賊一百四十六人。奪獲頭畜二千九十有餘。救回被虜者一千二百一十五人。

上命降

敕。獎獻民及都督杭雄。陞其報功人一級。賞鈔幣。其

餘事宜兵部看詳具奏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言罕東左衛管轄番達頭目革卜苦等正德間會結回賊犯邊已而就撫住金塔寺地頃因回賊入寇乘機往南山肆劫南山舊住哈刺秃等亦相助爲惡今不剷除將來南山各種屬番爲患不細臣請擒革卜苦等而宜諭哈刺秃許以自新得

旨屬番事情集鎮守等官再議如交通回夷乘時犯境則剷除首惡餘黨悉從安插

四年正月西虜萬餘騎寇甘肅鎮守總兵姜瓖率

師於苦水墩敗之斬首一百一十有奇殲其酋首巡撫都御史陳九疇鎮守太監董文忠各以捷聞詔賜敕犒勵九疇及瓖仍令查覈有功人員具奏

二月尚書金獻民上言頃回夷入犯雖小有斬獲然吾士馬所傷亦多訪得此虜屢爲邊害或以百騎而動我千數之兵或以一枝而牽我兩鎮之衆分兵四掠莫敢誰何蓋當事平居置諸度外及警至則請濟師以聽廟謨而已往轍昭然可爲明戒今用兵之事卽難輕舉若修軍伍實邊備此禦虜故事循而行之亦無難者第因循日久廢弛已甚

非

天語丁寧申戒。貫往勵來。恐忤愾之人心。未易改轍也。

都御史陳九疇言。項土魯番所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其買販。任其還往。使稔知我之虛實。啓其戎心也。先是寫亦虎仙逆謀。已露。姦黨就擒。虎仙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王之賓。而鎮巡等官。怵於利害。謂回夷一左右其足。而我遂有安危。所以拱手聽命。館爲上客。轡聯轂擊。邊郡驛騷。遂致寄位之夷。勾連接引。以有今日。

邊情須說得破然後
可做雖然
非十分明
徹不能也
當其見到
處卽是力
到

爲今日計。卽不能爲武帝勤貳師之兵。亦當效光武閉關。以絕西域之貢。倘涵容隱忍。不絕如故。臣恐河西永無息肩之期也。誠欲謝絕。必先固防。而固防之策有二。一曰去腹心之疾。番夷節次貢使未歸者。無慮數百人。其冒名撒馬天方諸國者。請羈置內郡。勿遣。係土魯番哈密者。則遷之兩粵。而籍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亟誅之。二曰備侵襲之患。閉關之後。虜必合謀求逞。而河西士馬單弱久矣。宜發帑銀。召募勇健。以充卒伍。購易西馬。以充騎戰。如此則醜夷失所憑藉。而腹心之疾可

除我軍足爲攻守。而侵襲之患。可無虞矣。會御史
盧問之。亦以爲言。

上命廷臣雜議未決。復下其事於楊一清。令審處以
聞。

五月都御史陳九疇奏。土魯番回賊尚在肅州觀
音山搶虜。本鎮兵馬單弱。脫復爲患。計必請兵。緩
不及事。乞徵調陝西延寧遊奇兵馬。駐劄安平涼
安會等處。以備回賊。且防套虜。部議謂虜在套住
牧。兵馬各守封疆。恐難輕調。三邊新設提督大臣。
闡以外悉聽處分。不宜遙制。請行提督軍務兵部

尚書楊一清。隨宜計處。從之。

八月。先是西海虜。正德初。爲小王子讐殺。率其餘
黨。假息西寧。春夏逐水草住牧。秋冬踏河水掠洮
岷。時總制楊一清。請調兵剿之。會一清召還。議遂
寢。後賊益衆。頗爲邊患。至是一清復提督三邊。請
得相機。以便宜從事。兵部上其議。

上可之。令一清先具制勝方略。審計以聞。要在萬全。
毋輕起釁。

十月初。土魯番入寇。我師敗之。虜畱駐哈密。以窺
肅州。是秋。遂擁衆入。分兵圍叅將雲冒。而以大眾

掠南山。蕭州告急。詔提督尚書楊一清嚴督鎮巡官加謹防禦。相機戰守。

五年二月。先是土魯番數遣人求貢。巡撫都御史寇天敘等以奸詐反覆。不足深信。第恐求貢不得。明春復來。防禦不可不嚴。於是兵部議以土魯番恃其詐力。且貢且叛。往歲甘州大肆侵掠。故閉關絕之。今計窮乞貢。而番文背戾。誇張不實。其所遣又非彼中夷人。詐諛叵測。請下提督鎮巡曉諭夷使。如果悔過效順。方許通貢。如有詐。則仍舊閉絕。

嚴兵境上備之。

上從其議。

三月。先是都御史陳九疇。兵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因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控馭一失。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北境棄地。及曩時威勇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永杜後患。至是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過意清防。遷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刺。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且修營城。郭宮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工。徒

九疇議畧
早一步

自困耳。臣請毋事紛更。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以爲然。令提督尚書王憲轉行鎮巡曉諭撫綏。各保生業。毋致疑貳。

先是虜酋亦卜刺等爲小王子所敗。竄入西海。逼脇。洮州屬番大爲西寧洮河之害。時大臣獻議者。金獻民主撫楊一清。王勦兵部尚書李鉞。則謂兵難逢度。須先守後戰。方可萬全。請行新任總制王憲預處兵食便宜。度虜在日中。機會可乘。卽密約甘涼莊浪等處將官。量調延綏陝西寧夏三鎮遊

奇兵馬。刻期剿捕。一舉收功。不可因循玩寇。坐失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重貽後患。從之。

四月。先是巡撫陳九疇言。回夷構連土魯番。襲破哈密。因詭辭稱貢。有窺肅州之志。鎮巡怵於利害。館爲工賓。以致蔓引滋多。久畱不返。揣摩盛衰。料度向背。年復一年。恐河西非中國之有。無如絕其通貢。而以見監奸回。盡寘之法。或遷發兩廣。或羈畱內地。庶國威遠格。番黨漸携。甘肅可長無事。疏入。下鎮巡議。頗持兩端。尚書楊一清以爲禦戎之策。自治爲上。今士馬虛乏。城堡不完。內無本根。藩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二十一
翰之固。而立威驕虜。臣竊危之。且西寧有亦不刺之賊。莊浪有山後寇黨。表裏應合。並起而爭。不知中國可制其死命否。臣請及今夷會求和之日。令鎮巡馳使奉書。責諭速壇滿速兒牙木兒蘭等。以爾等案獲天道。背違國恩。羣臣皆請發精兵聲罪致討。

皇帝好生之德。念爾夷地人民。亦是

朝廷赤子。爲惡之人。固自有數。大兵所至。誅剿無遺。聖心不忍。令守臣閉關絕貢。爾果悔過實心。亟送出速壇拜牙掣回哈密戍卒。放還原擄二鎮人口。將

主謀犯邊之人。執送軍門。明正其罪。方許照例通貢。不絕爾之衣食。保全爾之性命。如此則彼且怵威報德。恫疑不前。而我乘其間。得以益修守備。計無便此。至於見在番使。亦不必過爲苛切。除謀叛有跡。寫亦哈信等一百六十七人。再加覆實行刑。寫亦虎仙家丁哈刺丹兒等五十一人。盡數遷發兩廣外。其見監哈密夷人未力思藍等三十人。失里馬黑麻等十四人。并進貢未回土魯番滿刺阿都刺等二十八人。哈密拜牙荅等二十二。俱暫畱勿遣。待向背已定。然後處分。若天方撒馬兒罕

二處夷人。雖真偽未辨。但彼以好來。中國既已入之關內。而又絕之。其曲在我。當護送還鄉。仍歸其貨物。尤不宜與諸夷等。

上以一清之言爲然。令巡撫王憲督同鎮巡及時措置。兵糧修嚴內治。前虜若果悔罪求和。別行議處。以聞。

五月提督陝西尚書王憲奉旨議處。達虜亦不刺事。言亦不刺去冬擁衆圍洮城。今春復犯不一挫。屢患無已時。今套虜過河住牧。宜大境外。而各路士馬分布要害。臣已勒所部備糧餉。分遊奇兵守

俱細心

歸永寧等堡。因追剿之。恐其急奔松潘。亦責令嚴加隄備。務期全勝。疏下兵部議。謂大軍深入。履危蹈險。所當顧慮。且出境征虜。當候冬杪春初。今入夏。虜地草茂馬肥。又恐大雨時作。山溪湓湧。我軍進止尤難。願

敕王憲審計。如虜犯洮岷。或迫境上。則相機進剿。不然。卽候冬春之交。大舉可也。

上曰。此事重大。令王憲悉心計畫。隨宜戰守。務在萬全。不可輒議出境。

六月。番賊二百餘騎寇甘溝寨。達虜擁衆住牧洮

河時以輕騎入邊擄掠鎮守都督鄭卿守備田登
叅將王璣夏欽等各擁衆不戰所亡失甚多提督
尚書王憲以聞。

上責其縱寇殃民俱令戴罪逐虜事寧之後論覈功
罪以行賞罰。

九月兵部議哈密衛都督訛吉孛刺并秃兀兒哈
刺灰頭目人等先因土魯番占據其地暫令寄住
近邊今又乞量移內地夷情無厭請行提督鎮撫
諸臣查處撫輯照舊住牧仍給養之無令失所從
之。

八月套虜數萬踏冰過河聲言大入提督尚書王
憲督總兵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屯兵禦之
令都指揮卜雲伏兵先斷其歸路無何虜從石舊
墩入卿等與戰敗之虜退走至青羊嶺雲等伏發
又大敗之凡斬首三百餘級獲胡馬器械無算捷
聞。

上賜敕獎勵。

十月初哈密數爲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寨散處
苦峪赤斤肅州諸城前後千餘人並僦屋以居貸
田以耕邊臣因撫畱之給與牛種間從官兵出逐

虜有功輒加賞賚。所得虜掠輒與之。初給種米五百石。後或百石。諸夷亦頗安之。及是其酋訛吉孛刺合刺灰畏兀兒等。以房屋地土不足居種。奏請撥給兵備。副使趙載以諸夷失國內附。暫留我邊。朝廷待之已厚。今我軍貧困。倉廩空虛。而彼輒求田土。與之額內屯田。則不可。置之威虜遠地。則不欲。宜使人告諭諸夷。責以興復大義。卽不能存。當量給衣食。不得妄有陳乞。後復哈密。別爲議處。都御史李珏以聞。事下提督尚書王憲議。憲言諸夷散處寨上。皆甘肅守臣一時權宜。今土魯番獻款求

和。哈密興復。可計日待。而訛吉孛刺等忘其故國。妄有請求。此未可許。且夷性無饜。若遂與之。將來何所止極。惟宜省諭如載所言。斯中國之體尊。攘夷之機得。兵部覆言。憲等議是。從之。

十二月。先是土魯番酋速壇滿速兒數遣其屬牙木蘭欵關求貢。願獻哈密地。及所擄掠。撫臣李珏等以聞。兵部議。虜酋乞和者數。前已下提督尚書王憲。因其貢使省諭之。所請似不妄。第其詞出牙木蘭。非真乞貢之文。其詐以欵我。亦未可知。若果誨過輸誠。當歸我哈密城池。及原擄甘肅人畜。仍

皇明世宗 卷七十一
械送首惡叛臣。稽首關門。然後可信。

上從部議。命提督鎮巡官王憲等省諭回酋。必其番文無僞。悔過有據。方奏處請分。仍嚴督各將領益修內治。繕兵阨險。以待之。不得輕信傳言。誤墮賊計。吏部尚書桂萼言。夷狄苟以誠歸。

朝廷亦當以誠待。今不乘其來而懷之。則哈密之地何時可歸。邊鄙之患何時可息。臣謂當留質牙木蘭。遣譯者單騎諭速壇滿速兒。責以訪哈密之後。歸其金印城池之舊。改過自新。方許通貢。

上深納其言。第以夷情甚重。令禮兵二部議之。萼會禮部尚書方獻夫。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議。言臣等查夷情自正德時。我邊臣失計。已正法典。嘉靖二年以來。復寇甘州。至今未息烽。而番酋乃遣人上書者。四輩委罪前吏。希求通貢。雖言多抵飾。亦由事發有因也。宜內令嚴兵隄備。而遣通事及譯官各一人。宣諭彼番。以通其意。且遣官查看前後邊臣有無激變事情。以服其心。

上曰。番酋累犯不悛。吾欲問罪。恐濫及無辜。故閉關絕貢。今雖累奏求通。而未見悔過輸誠之實。其令甘肅守臣暫羈夷使馬匹方物。責驗安插。禮部遣

通事譯官各一人齎

敕與其人俱往。如獻還哈密城池及所掠漢人，縛首謀犯邊者付吏，乃聽入貢。如違命不悛，卽興師問罪。其訪哈密子孫宜襲者以聞。事發有因，誠如卿等言。卽令原遣給事中錦衣衛官覈上先年功罪之實。前三年虜犯邊，諸臣言速壇滿速兒牙木蘭已死，乃今皆存，妄奏冒功，罪不可宥。甘肅不止回夷可慮，西海殘寇，北山零賊，皆伏藏爲患。其令王憲親詣河西經理，戶部差官往開鹽引，足糧餉，務令隨處充足，不乏軍興。先是甘肅巡撫陳九疇、太

監董文督兵禦虜，兵部謂首虜速壇滿速兒牙木蘭俱斃於鎗炮之下。九疇等卽以奏捷。兵部尚書金獻民、太監張忠、都督杭雄奉

命未至，而聞捷亦以獲首虜聞，俱得陞賞。至是土魯番屢進番文求通貢，使署名，皆速壇滿速兒牙木蘭。

上已疑之，會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九疇等妄開邊釁，冒功不忠，疏下大學士楊一清票擬，并問經畧便宜。一清條議以上，因言失事諸臣罪已前決，不必追治。

鹽法用大
臣最當

上曰。卿昨奏請甘肅夷情。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當商者。若著郎中帶銀去買集糧草。恐不濟事。可推一人或兼僉都御史。去開鹽引若干。招商上納。方不悞。又只將三年冒功人員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夫甘肅之變。雖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發落。彼何復三年又行作亂。戕我

祖宗之民。可回獲此罪人坐聽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先將此數人先後致患者重刑治之。方可彼服。且將夷情不論。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撫等官不

懼

朝廷。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入已。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爲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票。

朕未卽改。尚欲與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寄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處置。一以公道。決要如朕所意。乃可了這夷情之事。卿加思之。卽具回疏來。明日就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一清不敢復言。

上乃降旨。責九疇職任巡撫。番虜入寇。不能督兵剿殺。以致攻破寨堡。殺掠軍民。乃妄稱會首已斃。冒功陞賞。欺罔不忠。令錦衣衛逮問金獻民等受命。知專征。未至地方。而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來京。邦奇所奏情狀。令差給事中速爲查勘。務得功罪之實。兵部尚書王時中請併命所遣官覈其會首果否存亡。命不備。字大平之。知木。上以回曾屢來求貢。部中亦數與覆奏。俱不言其存亡。及命查勘。諸臣功罪。乃欲請究會首存亡之實。掩護推延之弊。顯然可見。責令對狀。時中自劾請罪。

上乃宥之。歸罪司官。各奪俸兩月。已一清復言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比年入貢之使。尚在國門。侵掠之兵。已至嘉峪。豈信義之所能結。文告之所能致哉。通事譯字官。在

王朝官職雖微。然使於外境。則國體甚重。往還萬里。出入沙漠。事變所不能無。恐非所以全中國之體也。

上曰。卿言良是。

天子之使。遠涉番境。此失尊天之體。在京通事驛字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一

可勿遣。第以
敕書屬甘肅鎮巡官。令遣撫夷官往諭為當耳。使虜
會果能悔過輸誠。

朕當曲赦其罪。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一終

